

人文齐鲁

■地理寻踪

谈古道今说石臼

清末,石臼的航运业已初具规模,专业性运输帆船50多条,三桅风船20多条。北通青岛,南达上海,年吞吐量3万多吨,各种商号70余家,成为山东南北通达、经济繁荣之一隅。虽如此,却没有一个码头,直至建国后的20世纪60年代。



1982年2月17日,石臼港破土动工。图为煤码头建设初期填海现场(日照港提供)。

□ 邓撰相

石臼位于日照市最东端,濒临黄海。一传自宋代始,有漂泊海洋的渔家在东南隅岬角驻足拴缆,上岸舂米为食,形成多处臼状石坑,故称“石臼”。又说宋时李宝破金兵屯兵处用石臼舂米而得名。明初备卸千户所,又称石臼所。

据史书记载,石臼建村于北宋以前,村民以捕鱼为主。元代从刘家港海运漕粮,经这里转运至直沽。有诗描绘当时的繁荣情景:“江淮红粟达神京,转运都由石臼行。鲛室冰销留楚客,鲤堂银甲拨蛮箏。悬灯洋货舟中市,插汉虹梁郭外城。”(见1885年《日照县志》)

清末,石臼的航运业已初具规模,专业性运输帆船50多条,三桅风船20多条。北通青岛,南达上海,年吞吐量3万多吨,各种商号70余家,成为山东南北通达、经济繁荣之一隅。

虽如此,却没有一个码头,直至建国后的20世纪60年代。

1957年,我在日照师范教书,因雨路断,为及时返校,我从青岛坐前往石臼的小客轮。由于船小

且设备简陋而晕船呕吐了一路,急盼着快些登陆石臼脱离苦境。然而,到石臼后,因为没有码头,小船不得不在离海岸还有600多米的地方停下,让小驳船来接。小驳船每只两三米长。一靠近船,船上两个彪形大汉就一人架着一个旅客的胳膊,像老鹰抓小鸡一样,将他们揪到船上。每条驳船装五六个人,装满后,就摇着运到岸上。由于小驳船船体更小,又是由人摇橹拨划,摇晃得更甚。人们又呕吐起来。可能加上刚才的惊吓吧,我呕吐得更加厉害。胃里没东西吐了,只向外呕吐着黄水。驳船一靠岸,我便瘫倒在地,头昏目眩,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

当我清醒过来,向四下望去,只见海滩上停着几只渔船,一些渔民光着膀子正忙碌着什么。一条弯曲的土路通向镇里,路两旁是灰蒙蒙的一幢幢小石屋。

这就是600多年前即大名鼎鼎的五所之一的石臼所吗?在这里我看到的是贫困笼罩下的一片萧条,是与其他村子没什么区别的一个渔村而已。

1966年开始,历时19个月,至1967年建成一个码头,长二三百

米,可同时停靠500吨级和200吨级的客货轮各一艘,最大泊位能力3000吨。新换的客轮,为东风一号、二号,与青岛对开。

1967年,也因遇雨路毁,为回高密老家,我乘该船去青岛。船体高大洁净,分一、二、三等舱。舱内有床铺,可坐可躺,十分惬意。出于好奇吧,船一开,我就来到甲板上。这天风和日丽,海水平稳,船稳稳前行。站在甲板上,迎着清凉的海风,放眼望去,蔚蓝的大海波涛滚滚,成群的海鸥欢叫着在追逐轮船飞翔。多么富有诗意的美景啊!此时我想起上次坐那小客轮的情景,真是天渊之别啊!

不知不觉青岛到了,望着青岛美丽的市容,望着雄伟的青岛大港,不由得想,什么时候我们日照也能建起这样的大港,也能建设得如此美丽呢?

想罢,也不得不承认,这仅仅是个奢望而已,是不可能实现的。

然而想不到的是,不久,这梦想变为现实。1978年,刚刚实行改革开放,党中央就确定在石臼建深水专业码头。1982年,就开工建设。各路专业建设大军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来了,后来,党的总

书记胡耀邦、江泽民来了,国务院总理李鹏来了,副总理谷牧、万里来了——往日静寂的石臼海滩上出现了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。从此,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的石臼名声大噪。在党中央的关怀下,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,几经奋战,1985年,雄伟的石臼大港便屹立在海滩之上。接着又在其西面建起了规模巨大的杂货码头。

近几年,港口已扩大到整个石臼前海沿,港区长达十几里,继而将岚山港也划归过来。港口吞吐量由1989年的840.5万吨,增到2009年的一亿多吨,仅用了20年的时间,港口即跨越了许多港口几百年的发展历史,成功跻身亿吨大港俱乐部。2011年又突破两亿五千万吨,跃居全国十大港口之一,与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航,客轮直通韩国,两天一班。

与港口配套的究石、坪岚铁路也相继建成。石臼一跃成为欧亚大陆桥的桥头堡。

港兴市荣。随着港口的发展,日照也由县改市,又改为地级市。石臼港也改名为日照港。随着市级机关东迁至石臼,石臼镇变为石臼街道。石臼更迅速地繁荣起

来。昔日那些低矮的小灰屋被一幢幢高楼大厦代替,过去那些衣着褴褛的村民,变成打扮光鲜生活幸福的市民;一条条狭窄而弯曲的土路,变成宽敞笔直的柏油马路。路上车水马龙,人如潮涌。一个现代化的海滨旅游城市出现在人们面前。

原来荒凉的海滩,如今也变得如花似锦,漂亮的帆船基地与奥林匹克公园,不时地举办全国水上运动会与世界级帆船比赛,世界各国的运动健儿在此大显身手。蔚蓝的大海上,千帆竞发,成为又一道亮丽的风景。日照一举成为闻名天下的水运之都。

每到夏天,全国各地的游客蜂拥而来,无不这里的秀丽风光所陶醉、所震撼!当年默默无闻的石臼,如今已名扬四海、蜚声中

外。“萧瑟秋风今又是,换了人间。”啊,石臼,你变了!变得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!像一个丑陋不堪的村姑倏然变作一个风姿绰约的少女,令多少人仰慕,多少人赞叹,多少人流连忘返啊!

石臼,你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!一定的!



■行走齐鲁

“驴行”太甲山

如今,太甲陵墓已经无处寻觅,民间传说成了未解的谜团。站在山顶,向南边望去,山脚下一条柏油公路穿过大门牙、小门牙,朝着东南方向伸展开去。

□ 墨泉

虽说是冬日的周末,寒风凛冽,但依然阻挡不住驴友们爬山的热情。好在天公作美,今天是个大晴天。八点半左右,一辆大巴车载着三十多位驴友来到了济南仲官东面郭而庄的大道边。下车后,驴友们整装列队,穿过路边的小村庄,向位于南面的太甲山出发了。

“驴行”的队伍在乡间小道上排成了一条长龙。音乐响起来了,驴友随身携带的音响一路浅吟低唱,优美的旋律在空旷的山野中随风飘荡。走不多远,在几棵翠柏的环绕中,一座由红色柱子、金色琉璃瓦顶构成的亭子映入眼帘,亭边有一口方形水池。亭子北檐下面挂着一块匾额,上书“太甲亭”三个大字。近旁竖立的石碑上,刻着《太甲亭记》,碑上的字迹有些模糊不清。

太甲是三千五百年前商朝的第五位国王,他的祖父就是商汤,商朝的开国君王。根据民间传说,太甲死后被安葬在太甲山的顶峰“康王顶”。这些传说似乎没有得到考古界的证实。

队伍沿着一段小路继续前

行,很快就来到了山脚下的南泉寺。南泉寺已经不复存在,只留下了一片遗址。

此处三面环山,北面洞开,是个修行的好地方。遗址旁边新建了一栋山庄,在山庄的庭院中,那座古色古香的钟亭保存完好。亭子的主体全部用石材砌成,岁月的侵蚀使得石柱表面布满了金属般的锈痕,钟亭更显得苍劲朴拙。在灰色琉璃瓦顶的正中央,一尊圆润的石质宝顶镶嵌在二龙戏珠的石雕上。钟亭前面两根方正的粗石柱上,用红色刻写着一幅对联。上联:声借六律达三界。下联:韵叶五音微九霄。横批:梵和。

这座石亭的修建年代似乎没有文字记载。亭子顶内的石梁上,那段已经锈迹斑斑的铁钩还紧紧地缠绕在那儿,曾经悬挂在铁钩下面的大钟早已不知流落到何处。离钟亭十余米开外的南泉还在,清澈的泉水静静地卧在石门拱卫的方池中,却见不到昔日汨汨的泉涌。在院子一处不起眼的地方,并排搁置着几块残缺不全的石碑和几座石墩,其中一块石碑上面依稀可见“清道光年间,重修南泉寺”等字迹。院子中间的树

木大都变得枯黄,唯有那几株翠竹,一片片修长的竹叶绿得分外醒目,给苍凉的冬季增添了几分勃勃生机。

从南泉寺遗址出来,驴友们开始向山上攀爬。到达半山腰,沿着一条小道从东至西缓步前行,左边是陡峭的山崖,右边是一片枯萎的树枝。绕过一块硕大的岩石,在一块刀削般险峻的山崖上面,悄然呈现出三尊摩崖石刻佛像,这是三尊唐代的佛像。两尊佛像上下排列,端坐在石窟的中央,上面那尊稍小。在上面那尊坐佛右手边稍高的位置,并列着一尊较小的立式佛像。三尊佛像头戴护耳帽,身披薄袈裟,双目微合,神态安详。站在地面的石块上,伸手可以触摸到下面那尊坐佛的身躯。由于信徒们常年祈福抚摸,佛像表面变得光滑锃亮。那尊高高在上的立式佛像姿态独特,右手抬至肩部,手心向外手指向上;左手微抬,手心向里手指下垂。这三尊佛像的周围没有任何文字记载,是什么人的作品,具体是什么年代建成,为什么要在这荒山野岭之中雕刻,都不得而知。

也许这些并不重要,三尊佛

像能够完好地保存下来,已经是奇迹了。从唐代至今,一千多年过去了,南泉寺几兴几废,人世间经历了数十代人的悲欢离合、战乱纷争。

队伍继续向山顶攀登。这是一段陡峭的岩石小道,必须手脚并用,才能稳步前进。攀爬上三五十米远,就会气喘吁吁,身体发热,背上沁出丝丝汗珠。我喜欢这种感觉,解开衣扣,任凭山风徐徐吹拂。尽量大口地呼气大口地吸气,把胸中的浊气一扫而空,让山间清新的空气充满胸膛。穿过一片翠绿的柏树林,终于登上了太甲山的顶峰“康王顶”。如今,太甲陵墓已经无处寻觅,民间传说成了未解的谜团。站在山顶,向南边望去,山脚下一条柏油公路穿过大门牙、小门牙,朝着东南方向伸展开去。

67路公交车就是沿着这条大道直达李家塘。在太甲山的北面,65路车沿着公路自西向东直奔西营,与67路车遥相呼应。两条公路一南一北,像是两条蜿蜒的长龙,把巍峨的太甲山脉环抱其中。再向北眺望,连绵起伏的山峦褪了绿色的盛装,裸露出粗犷结实的身躯,苍凉而不失豪迈。站在山顶

放眼四望,颇有一些一览众山小的感慨,禁不住想大喊一声!

太阳与我们一路相伴,爬到了天空的中央,已经是正午时分。群主一声令下:开饭。

驴友们三五成群,找个避风的洼地,围成一圈席地而坐。铺上一大块塑料布,从背包中掏出自带的食品、菜肴和水果,互通有无,自然又是一顿丰盛的美餐。好酒的朋友可以喝上一小盅,暖和暖和身体。今天的太阳很给力,阳光直直地照在背上,让人感觉温暖舒适。冬日里的阳光,是老天对驴友最好的犒赏。吃饱了喝足了,小憩一会儿,队伍又开始上路了。根据一天的行程安排,午饭后一般不会再有强度大的拔高活动,后面的行程主要就是下山了。

此刻,太阳西沉,村舍树木笼罩在夕阳的光辉中。在屋前或田间,一棵棵高大的柿子树抖搂了一身的枯叶,光秃秃的枝条上挂满了金灿灿的柿子。远远看去,给人一种暖洋洋的喜悦。驴友们带着一身的清爽,快乐并有些疲惫,坐上了返程的大巴车。再见了,巍峨的太甲山。再见了,从容淡定的大佛。再见了,浩瀚的茅草荡。